黄河与我们的故事

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80年专题

中国水利报
2026年11月12日

治黄物证

绿满梁峁 清水入河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局长郜国明——



甘肃省天水市罗玉沟小流域经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荒沟披绿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供图

□本报记者 **王曼玉**

站在黄土高原的梁峁上放眼望去，层层绿意顺着沟坡铺展，一直绵延到天边。风掠过连片林草，再也掀不起漫天黄沙——这幅山河焕新图景，是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局长郜国明心中最厚重的治黄答卷。

郜国明至今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第一次到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韭园沟出差，那时暴雨刚过，浑浊的泥水裹着黄土，顺着沟壑奔涌而下，沟口淤积的泥沙没过脚踝，鞋都陷在黄泥里。当地的技术人员说："这里常是下雨满沟泥，天晴一身土，祖祖辈辈都跟这水土流失较劲。"这一幕深深印在郜国明的脑海里，也让他下定决心：沿着流域协同治理这条路走下去，守护好这条牵系万家的母亲河。

回望人民治黄80年的历程，郜国明坦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黄土高原从"黄沙遮天、泥沙奔涌"变成"绿满梁峁、清水入河"。这是一代代治黄工作者接续奋斗拼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46.5万平方公里；如今，经过系统治理，流域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69.75%。从最初的坡改梯、建淤地坝，到如今小流域综合治理、塬面保护、坡耕地整治协同推进；从群众自发零星种树到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连片推进——每一寸绿意的扎根，每一条沟壑的稳固，都凝聚着无数水保人的坚守与付出。

老一辈水保人干事创业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后来者。早年条件艰苦，绥德、西峰、天水三大水保试验站的科研前辈们住窑洞、吃粗粮，出门靠双脚翻山越岭，兜里揣着干粮就扎进沟里测数据。没有自动化设备，雨量观测、泥沙采样全靠人工日夜值守，夜里回到窑洞，就着昏暗的灯光，一笔一笔把数据誊上台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前辈们反复试验、不断打磨，摸索出天水"保梁治坡固沟"、西峰"固沟保塬"、绥德"沟坡兼治"三大经典治理模式，建成了罗玉沟、南小河沟和韭园沟等一批示范样板，为今天黄土高原的系统治理打下了坚实根基。

进入新时代，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郜国明和同事们更加注重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兼具区域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通过发展林果种植、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让昔日贫瘠的黄土坡慢慢变成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土地"。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控制水土流失的重要工程，在中国已有400多年历史。如今，黄土高原已建成淤地坝6.02万座，形成完整的沟坡拦蓄防护体系。前两年，郜国明去榆林一个山村调研，村里的老支书拉着他往沟底走，指着连片平整的坝地说："以前坡地是'种一坡、收一箩'，遇上年景不好，连口粮都凑不齐。自打坝修起来，一亩坝地顶得上十亩坡地，农民的收成有保障了。"

这些星罗棋布的淤地坝，锁住了沟壑间的泥沙，让过去"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它们不仅有效削减了入黄泥沙，还淤出了平整肥沃的耕地，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在郜国明看来，黄土高原的蝶变，只是黄河大保护的其中一环。黄河是一个互联互通、不可分割的有机生态整体，保护治理绝不能各自为战、分段施策。郜国明介绍，上游三江源作为"中华水塔"，重点通过生态系统修复、草原管护、湿地保育持续强化水源涵养能力，保障源头来水稳定、水质洁净。中游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核心策源地，其中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更是治理的重中之重，要持续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固沟保塬、淤地坝系建设等系统举措，实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侵蚀强度"双下降"。经治理，黄土高原年均减少入黄泥沙5.33亿吨。下游则依托干支流水沙调控体系，持续实施生态补水，稳固湿地水生态条件，守护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

郜国明和同事们始终坚持流域一盘棋，用好流域联防联控联治平台，打通跨区域、跨部门监测数据共享通道，统筹水沙调控骨干工程与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协同调度，把源头涵养、中游拦沙、下游湿地修复串联成完整链条，系统调节黄河水沙关系，一体化守护流域生态系统健康。

未来，郜国明将和同事们一起，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朝着安澜黄河、生命黄河、幸福黄河的目标奋进。依托水土流失联防联控联治机制，联动沿黄各省区齐抓共管，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提质升级，让黄土高原的绿色持续延伸，让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守护母亲河生生不息、长久安澜。

漫天飞鸟，是黄河湿地的回信

□讲述人：**聂莉莉**（黄河河口管理局水旱灾害防御处水调科科长）

每到候鸟迁徙季的黄昏，黄河三角洲湿地总能看见特别动人的画面：滩涂上的候鸟骤然腾空，万千飞鸟聚成浩荡鸟浪，振翅声层层叠叠，像闷雷一样在耳边滚过，在落日霞光下变幻出万千姿态。这震撼的鸟浪，就是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一年比一年好的鲜活见证。

我一直在黄河河口从事水调工作。这么多年，我亲眼见证、全程参与了这片盐碱荒滩向候鸟家园蜕变的过程。1997年，我刚参加工作，赶上黄河断流最严重的一年。我沿着河口滩涂巡查，河道河床裸露干裂，脚踩上去硬邦邦，地上一层一层覆盖着发白的盐碱。从前有水的河湾、水塘全都干成了洼地，芦苇大片枯死倒伏。放眼望去，滩涂上冷冷清清，很难见到几只水鸟。那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再看见河水漫进这片滩地。

转机一步步到来：1999年黄河实施水量统一调度，断流的日子终于结束了；2002年小浪底调水调沙，滚滚河水奔向下游河口。从2008年开始，我们抓住调水调沙窗口期，开启常态化湿地生态补水。过去引水零散无序，如今每一次补水都要反复研判水情，既要保障沿黄用水，又要抢抓时机向湿地输水，我们必须反复推演方案、核对数据。截至目前，我们已累计向保护区补水18.2亿立方米。

滚滚黄河水漫过盐碱滩，浸润干涸的湿地。我们调度出去的每一方黄河水，都滋养了滩涂摇曳的芦苇、水里穿梭的鱼虾、长空翩飞的羽翼。这漫天鸟浪，便是湿地写给我们最真挚的回信。



依托流域生态补水，黄河口三角洲湿地焕发生机，飞翔的候鸟形成鸟浪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管委会供图

一面锦旗见证黄土高原由黄转绿

□讲述人：**杜昀**（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杜家石沟村党支部书记）

在我们村的村委会会议室里，挂着一面1957年的老锦旗，布面已泛黄，边角磨得起毛，上面写着"集中治理的好榜样"。我从小就听长辈讲它的故事，这面锦旗，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我们杜家石沟几代人啃荒山、治沟壑的见证。

我小时候常听村里老人回忆，过去的杜家石沟，到处是光秃秃的黄土峁。每逢夏天暴雨，洪水卷着泥沙，沿着沟沟峁峁汹涌奔流，耕地被冲得支离破碎，老百姓的收成没有保障。1950年，村里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人扛起镢头扁担上山治理水土流失。绥德水保站技术员扎根山沟，手把手教大伙打坝拦泥、挖埝窝、试修坡式梯田。那时，村里48名妇女自发组成治理队，天刚亮就往山上赶，风吹日晒，一镐一镢，硬是刨出50亩梯田，粮食产量实实在在翻了番。



1957年，原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授予杜家石沟村"集中治理的好榜样"锦旗　陕西省水利厅供图

1957年，原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授予杜家石沟村"集中治理的好榜样"锦旗　陕西省水利厅供图

2000年以后，退耕还林工程落地，杜家石沟水保工作迈入新阶段。治理思路由工程拦泥保土，转向植被固本修复，村里的荒山陡坡被种上了油松、山杏，村民依托山林资源发展起特色种植养殖，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现在，站在山峁放眼望去，曾经寸草难生的荒梁，已经满眼都是绿色。锦旗虽然旧了，但先辈艰苦奋斗的劲儿没有褪色。我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将管护好每一道沟、每一面坡，守住来之不易的满山青绿。

阿妈啦的巡河红旗

□讲述人：**斯红英**（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妈啦"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河队执行队长）

"走，巡河去！"

只要天气允许，这句招呼常在我们姐妹之间响起。这面印着"阿妈啦"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河队的红旗，对我来说，不只是队伍的标识，更是守护黄河的温暖信物。

早些年，看着家乡唐克镇黄河河滩垃圾堆积，我心里不是滋味，便约上几位姐妹到河边清理垃圾。2022年，在唐克镇白河社区党支部的支持下，我们正式组建巡河护河队。队伍刚成立时只有几个人，大伙坐在一起商量队名、订做旗帜。"阿妈啦"在藏语里是母亲的意思，黄河养育了我们世代草原人，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想把这份念想印在红旗上。

高原巡河不容易。有一年初春，大风裹着碎雪刮在脸上，手冻得通红。我们蹲在河滩上，一点一点抠出石缝里的塑料袋。红旗就插在不远处草地上，被狂风吹得哗哗作响。路过的放牧老乡瞅见，随口念叨："垃圾捡了还会有，何苦受这份罪。"我没多说什么，只是把装满垃圾的编织袋扎得更紧。后来，乡亲们远远看见这面飘动的红旗，就知道我们又来了，也渐渐明白了巡护河湖的重要性。

这面旗陪着我们捡拾垃圾、入户宣讲、排查岸线。每次展开它，我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提起来。我们都是普通妇女，家里要放牧，要照顾老人孩子，只能挤家务之外的空闲来巡河。

这面飘扬在若尔盖草原上的红旗，见证着我们高原儿女守护黄河源头清水的心愿。护河队从最初几个人，发展到现在七十多名队员。姐妹们都说，只要黄河还在流淌，我们护河就不停步。



"阿妈啦"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河队　本报通讯员 **米玲** 供图

源头巡河一抹红

□讲述人：**薛豆拉**（青海省玛多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工作人员）

在我办公室的衣柜里，放着一件洗得发旧的红色巡河马甲。高原旷野苍茫单调，这抹亮色格外显眼。它陪着我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走过数载寒暑，见证了我在黄河源头的一步步巡护路。

源区天气常常说变就变，浓雾、暴雪常常毫无征兆地就来了。很多偏僻湖岸不仅手机信号时断时续，周边还遍布冻融软土和浅沼泽，走错一步就可能陷进去。

有一次，我沿着扎陵湖岸往偏僻湾子里走，排查一处群众反映的乱堆点位，返程时突然起了大雾，四周白茫茫一片，很快辨不清方向。脚下的土地踩上去发软，我不敢贸然往前走，只能站在原地试着用对讲机呼叫队友。但是很长时间没联系上队友，正当我又着急又害怕时，突然看见不远处一个牵着马的身影向我走来。原来是附近的牧民，他在雾里看见一团晃动的红色，走近了认出是管护员的马甲，就知道是巡河的同志迷了路，特意牵着马过来引我回到主路上。

在玛多待久了，我越来越觉得，这身红马甲就是一张"通行证"，草原上的牧民早已熟悉它，只要看见这身衣服，就知道是护湖护河的人。

这些年守在源头，生态的变化肉眼可见。曾经萎缩的湖泊重新蓄满清水，"千湖美景"慢慢重现，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藏野驴、黑颈鹤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湖岸草滩。随着"一户一岗"政策落地，三千多名牧民持证上岗成为河湖管护员，不少人也穿上了我的同款管护马甲，我们并肩守护着母亲河的源头。



青海省玛多县巡河护河队员身着红色马甲巡河　**青海省水利厅供图**

本栏目文字由本报记者王曼玉采访整理

本版责任编辑：王曼玉　检查校对：张佳鑫 李爽　美术设计：尼冰琳　照排：王曼玉
电话：(010)63204039　电子邮箱：jsgl@chinawater.com.cn